

# 作業與作業簿

每個上學的孩子都會有作業簿。有印刻校名的褐色練習簿（對呀為什麼只能是褐色）。後來多了出版社發行的各科作業簿，再加上教育部配着教科書一套的活動練習本，所以80年代的藤制書包（是的，媽媽我就是一個藤書包夾在腳踏車後座迎風上學一直到高中畢業），到2011年阿哥上學已換成了旅行才用的拖拉式書包。

明年“小學作業簿使用通令”嚴格執行以後，孩子們大概要輕鬆一些了，教課時間相對現在寬裕了，孩子也不需要拿回做不完的功課在安親班拼命趕，或每天給父母出“親子耐心作業題”。

然而，真會這樣嗎？（拭目以待）咱家阿哥是最不喜歡重復式作業的孩子（馬麻你說誰會喜歡）他看了看書架上從前到書局給他買回，現在通通完好“無做”傳承給阿妹的作業簿：“作業簿只有4個字：枯燥乏味。”

我說馬麻反對喔，學而時習之嘛，反復的練習可以鞏固增強記憶，可以知道自己的學習進度，對一個單元的掌握到哪裡了，解題過程中能激活腦力，現在不是很多KBAT高思維題嗎？“馬麻你以為高思維題是一直做一直做就會變得高思維？”

## 討論應回到教育核心價值

或許我們對“學校取消作業簿”的利與弊的討論應該回到更接近教育的核心價值上，否則疲於舍本逐末，我們只能離教育的本質更遠。（學校禁，家長買，補習中心做，孩子豈能少反復做習題？不然怎樣應付UPSR啊他們說。）

在“沒作業簿老師不會教”和“宣布過於突然”的討論聲浪中，趁着屠妖節假期，我靜靜從書架上拉出印尼小說家安卓亞西拉塔的暢銷冠軍書《天虹戰隊小學》，準備重讀。

封面上夾着一張宣傳紙：從我小學三年級開始，心中就深深烙印着這個影像：在一個大雨傾盆的清晨，慕絲老師手撐着一片芭蕉葉，催促學生快快進教室……這一幕是如此不可思議，當時我就想，好多好多年以後，我一定要為她寫一本書。

在這間破洞比磚瓦還多的小學，有着家貧但一心想上學的9位小朋友，無償教學的15歲女老師和老校長……校長賣菜為學生買課本、班上最聰明的學生每天游過鱷魚棲息的沼澤上學、最有藝術細胞的學生以零成本打造最吸睛的嘉年華演出……

我不禁捧書深思，**最深刻的教育，從來都在教育的細節上，在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，在一种动人的身教，在愈困难匮乏的情境中教孩子紧握梦想，坚持在风雨中昂首阔步。倘若我们一直困在教学的枝节中而忘了教育的核心，或丢失了教育的感动，那真是得不偿失啊！**

其實孩子啊，等你們長大一點就會知道，人生的作業可多了，每一天都會有新的考驗，考着你的情緒智商，考驗你的人生智慧，這些才是大作業，而且這本作業簿需要你累積試題、鋪陳答案、親筆書寫，重點還是沒有標準答案，除了生命本身沒人給你审题，所以啊，孩子，學校作業簿的議題更快就會過去，但人生的作業簿，真要靠你們自己了！